


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

妖颜 惑众

苏沫颜◎著




一部身心体验的另类爱情私密小说！
一本90后女生百分百爱看的闺蜜书！

 武汉出版社

妖颜惑众

苏沫颜◎著



 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妖颜惑众 / 苏沫颜著. — 武汉 : 武汉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5430-6544-4

I. ①妖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1049号

著 者: 苏沫颜

选题策划:  中国互优网
www.chinahuyou.com

责任编辑: 刘 挥

策 划: 布 衣 萧 辉

封面设计: 金 刚

特约编辑: 费 冉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北京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3 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
引 言

一部“女性”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。

写给生命里那些笑靥如花的女子！

比女人更了解女人的男人，素有90后文坛女性心理代表作家之称的苏沫颜，带给你最感人的私语闺蜜小说《妖颜惑众》。

它是90后的《金瓶梅》，还是90后的《废都》？



目 录

第一章 (001~084)

那个叫莫小北的男子

文静抽着烟发呆，她忽然觉着姐妹六个没一个过得舒心。佳琪，若柯，子寒，小颜，小暖，包括自己，大伙儿的名字仿佛互相遮了眼——佳琪真是幸福的么？若柯等待的是哪个？子寒、小颜、小暖，这一切似乎都空洞得看不到头——

第二章 (085~112)

水水说，小暖自杀了

其实生活就跟一傻逼连续剧似的，周而复始的都是心知肚明的剧情，这就好像女人天生知道男人十句话里有九句是假，却依然坚信那句真话是留给自己的一样。

第三章 (113~156)

这群烟花梦呓的姑娘们啊

“是你让美智子勾引周伟健？你造谣说跟佳琪有一腿，这话原是想告诉周伟健还是颜？是不是想颜重新回到你身边，你还爱她？美智子怎么办？就让她抢走大姐男人？还是像你说的，你两个都想要？”

第四章 (157~18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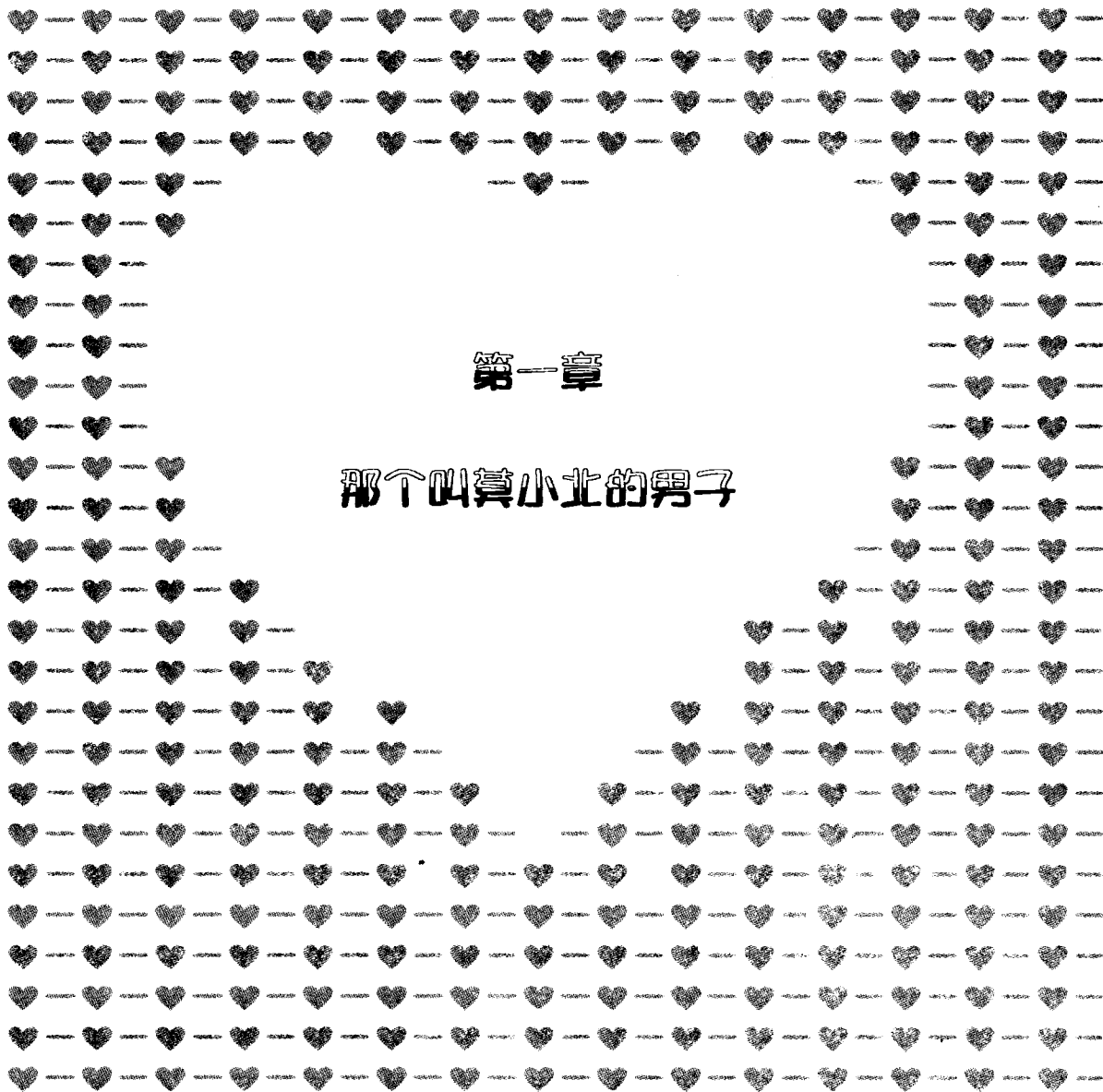
周庄之行

苏沫颜觉得他睫毛颤动，一瞬间热浪涌流，如置身煎锅蚁噬，下身黏糊糊湿透。像富于古典情怀的小说家笔触，梦是枕头下的世界，做梦的人只愿长眠不愿醒，身旁又是心爱男人，遂不愿起，更不愿醒。叹口气要说话，突然房间里漆黑，小北忙说：“大概停电了。”

第五章 (185~196)

梦里花落知多少

夜里睡在床上，苏沫颜迫想早间情形，那情形阔别经年，隐匿了大多往事，往事纷杂，小暖也好，子寒也罢，都无从说起。耳边忽响起声音，是那天佳琪念一句：我倦了，我先走了！这似乎是她心里与谁言谈，不慎被自己听到。侧过头睁眼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

第一章

那个叫莫小北的男子



文静抽着烟发呆，她忽然觉着姐妹六个没有一个过得舒心。佳琪，若柯，子寒，小颜，小暖，包括自己，大伙儿的名字仿佛相互遮了眼——佳琪真的是幸福么？若柯等待的是哪个？子寒，小颜，小暖，这一切似乎都空洞得着不到头——



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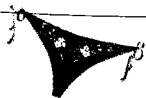
1

“坐了这些年火车，终究觉得‘和谐号’快，奈何成都铁路局至今没有发往北京的动车，所以迄今为止我都坐普快列车周旋于两地之间。说起来很嘲讽，可到底现实得很……”打完这行字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，整节车厢除了苏沫颜敲打键盘的声音，便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呼噜声。

列车行驶得嘈杂无声，似乎低沉燥暖的弦音，在狭隘的车厢里昏昏沉沉，酝酿疲倦。

苏沫颜想合上笔记本睡觉，无奈出版社编辑催稿着实厉害，而月末又是截稿最后期限。痛定思痛，还是熬夜赶稿得了，眼下一分稿费都没捞着，别因此还倒贴违约金可就要了亲命，这点钱对出版社而言许是九牛一毛，但对苏沫颜来说就得举债了。

起身去冲咖啡，浓烈的苦涩气味迅速在车厢里弥漫，才注满水，一旁下



铺的小暖忽然直起身子，“颜宝儿，你弄的什么味儿？”

“是摩尔。”苏沫颜走回卧铺示了示杯子，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白天睡久了吧，越到晚上反而越精神。”小暖说这话时推了推没镜片的镜框，“倒是你啊，大半夜的不睡觉喝什么咖啡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火车开进咖啡林了。”

小暖在熟人面前一向是话痨，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刹也刹不住，在生人面前则一言不发，属于典型的80后女孩儿。永远对自己的发型不满意，热衷于研究星座运势，所有电器都不看说明书却无师自通，喜欢玩小孩但不喜欢生小孩。

“哎——”苏沫颜被车窗外的光晃了眼，“问你一事儿。”

“小北？”小暖突然开口说。

苏沫颜点点头，“你到底怎么想的？”又伸出手在玻璃上画圈儿，“忘就忘，不忘的话，不忘你打算怎么回京面对小北？”掉头看她，精致的眼眸闪烁出难以察觉的神色。

“忘。”小暖迫不及待地说，“这事儿换你你忘不忘？”眯着眼拉苏沫颜胳膊，“有时候一直在想，欺骗就欺骗呗，又不是少了他就寸步难行。可受伤的总是自己，零零碎碎的又都是搪塞自己的理由——”昏沉的光从半遮掩的帘缝里射进来，苏沫颜看着她因为光暗分明而显得生动的脸和饱满的胸，想小暖是坠天使也说不定——多美。

不知多久，小暖絮絮叨叨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苏沫颜知道，她一直引以为傲的自信就在刚才一瞬间崩塌了。

“颜宝儿。”小暖半睁着眼看，“抱抱我好吗？”

2

小暖是被一阵急刹车晃醒的，看着一节车厢的人都因为急促刹车而探出脑袋不由笑出声。闻声而醒的苏沫颜看了眼窗外，又看了眼小暖，“睡舒服了？我胳膊都麻了。”

“很麻么？”小暖压上她身子，“来，来，现在我来侍寝。”拉过被子，伸手在她的脖颈处抚摸。苏沫颜就在她额头一点，“也不知羞，光天化日来调戏我。”

小暖摇摇头笑，“应该是正大光明才对。”

说这话时小暖正盯苏沫颜丰满的胸脯看，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：“颜宝儿，你这怎么长的呀？以前没细瞧，姐妹儿中就属你的是馒头形。听说古代皇帝选妃，乳房的形状是有要求的，到底罗列了几种我是记不清了，反正说是馒头形状的乳房最好看。”

苏沫颜叫她说得害了羞，赶忙用手去捂小暖的嘴。

“暖——”苏沫颜拿手推她，“别，这是在火车上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苏沫颜直起身，从上到下打量遍，笑吟吟地忽又抱她，“哎，你说这场面要让莫小北瞅见——”

小暖哼哼冷笑着比一个手刀的样子，“我让他终生难忘。”

苏沫颜乐，“杀人犯法的。”

“笑屁啊。”小暖恼羞成怒地推她，融着咖啡的玻璃杯顺胳膊肘蹭落到地上。

“还真个以为我笑？”苏沫颜咬咬唇，“我是在想咱仨儿——”重又叹一口气，看着沾在鞋上的咖啡说，“当初你跟文静怎么就喜欢上小北？要知道那时他可是我男人，按常理你们一个得喊妹夫一个喊姐夫。”

小暖有些讨厌这气氛，讷讷说：“可能是我比较好强吧，然后又觉着他是个好男人，于是就想跟颜宝儿争下。至于文静，好像是她先跟小北交往的，详细的我也不清楚，你自己问她吧。”忽又起了兴致，“哎——”伸手揽苏沫颜胳膊，“你还记不记得那王八蛋跟咱仨背的诗？”

“温存是假的，疼痛才是真的，该怎样继续呢？记住这刻骨铭心却倒行逆施的爱。”小暖搭着她肩膀，这曾是莫小北对文静和颜宝儿还有自己念过的诗，笑意嫣然中苏沫颜将话儿截了去，“喜欢你，但不能喜欢太多；放开你，但不能放任你走。”

那阵子感情是最深的，苏沫颜和文静常陪小暖下班，一起买菜，一起回家。

小暖的车技很差，常把油门当刹车使，一条直道往往能飙到210，风驰电掣，令行如流。每每如此，小暖总斜睨一眼，望着副驾驶或后座儿说：“亲爱的，是不是车坏了？我老觉得怪怪的。”

苏沫颜想吱声；无奈车窗外的风总把话堵回去，于是文静去搭小暖肩膀，“那个，你踩的是油门。”

4

“也不知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。”小暖嘘口气，“姐妹仨叫丫全数放倒。”

苏沫颜伸手在她鬓发间撩了撩，“骇人听闻？”笑一笑又说，“估摸咱仨这事儿可以拍电视剧的。你想啊，三个闺蜜同时爱上一个男人，这不是很有噱头？”

小暖愣了，随即点头。

苏沫颜笑了，圈着她的手咬耳朵说：“嗯，那就是了。我跟文静是发小，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记得。”小暖笑笑，纤细的手指绕苏沫颜长发。

5

麦当劳的桌边苏沫颜一如既往地靠窗坐，优雅的举止仿佛小暖初次出现的装扮，火焰的秋装像是打脉搏里流出的颜色，那种红就好像淌在白瓷地上的鲜血，夺人瞩目的同时更让人记忆犹新。瞧着走进店里的小暖，苏沫颜扬起册子问她：“喝点什么？”

“大杯的可乐，加冰。”小暖应一声，才坐下便听苏沫颜又说：“解梦的书上说，梦见鲤鱼是吉兆。那依我看，瞧见小暖便是祥瑞了。”

小暖不置可否，微笑着接过话茬，“不久，你便来了。你是寂寞水底开出一朵娇艳的珊瑚礁。我猜你是个女孩儿。”

“这句话应该我说。”苏沫颜将两鬓的长发拂到耳后，“我猜你是个女孩儿。喜欢给我制造小浪漫和艳丽的梦境。像是一场游戏，这样的感觉非常奇



妙，但我肯定，那是女子和女子之间的。”小暖点点头，顺着她的话继续往下说：“昨晚一直在幻想你的样子，在我看来鲤鱼是吉兆，所以我特地选了件印有鲤鱼的秋装。”

“所以啊——”苏沫颜接过服务生端来的可乐递给小暖，“瞧见你的大衣便知道你和吉兆来了。”

“颜宝儿。”小暖笑得很欢，“咱这么盗用张悦然的话，并改得面目全非，她会不会告我们侵权啊？”话音落下，毫不淑女地捧着冰可乐大笑。

“借鉴而已，她没那么小气。”苏沫颜望着她说，“电脑上问你始终不说，没想到还是校友，现在面对面坐着，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吧。”

小暖点点头，断断续续的追溯里同苏沫颜讲了一个有关以往的故事。

6

小暖所属的学校是市第七中学，号称全绵阳最大。校区选址在郊外，就周边的低矮建筑而言，红白交接的公寓式教学大楼多少显得耀眼，雍容华贵，鹤立鸡群。所幸交通方便，绵阳市的公交枢纽总站正好就在学校后方。

“你确定我们要在一起？”眼前的男子让小暖欢欣雀跃，她不止一遍地反复问他，“你是说真的？”因为在记忆中，平淡的童年就是有了这个男子的存在才变得慢慢丰满起来，此刻忽然得知自己即将成为他的女友，饶是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小暖也不由得乍喜乍忧。喜的是自己以后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牵着他的手，忧的是为什么他会看上毫不起眼的自己？

或许跟传言里说的那样，恋爱中的女人都是负智商。小暖的心此刻早已飞到爪哇国境内，哪里还去计较他为什么会喜欢自己，只想着一会儿就可以被他牵着手心里便快活得很。

至于这个被小暖喜欢到了极致的男子实际上就是她的同桌，身材清瘦，脸色苍白，戴一副薄薄的黑框眼镜，在午后的阳光下能映射出一道颇长的影子，一半光明一半阴郁。他的唇角微微上扬，安宁的神情不似一个男子，恍如一幅淡青浅赭的写意画，只是笑容中又仿佛带了几分风流自赏的轻薄味道。

小暖觉得自己的幸福时光已然到来，打她记事起，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追求。想起平日里一起要好的姐妹们，哪个身后不是长长地排着一串追求者？如今自己也可以大声地回击她们，爱慕自己的人终于出现了，虽然只有一个，但也并不是她们所说的自己对异性毫无吸引力。

然而，但凡有一样好的事物那必定有一样相对的事物，就好比幸福和不幸，二者背道而驰却互相牵制，常伴左右的同时谁也挣脱不掉谁。

7

像是印证什么，小暖的幸福时光悄然消逝，没有一起看电影，没有牵手逛公园，没有热情拥抱，没有相互温存，甚至连情侣间的亲吻也没来得及。

因为痛经，早上的晨练小暖并没有参加，只跟班主任告个假便歇在班里。一旁的桌上落着男友的诺基亚5200，鲜红的机身在偌大的教室里多少有些刺眼。

跟所有恋爱中的小女生一样，小暖也时不时地翻看自己男人的手机，看他是不是循规蹈矩，恪守夫道。才一推开滑盖，一条条信息立马扑面而来，看着亲昵如同“宝贝”的称呼，冉小暖只觉眼前一黑。

我的幸福呢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？一个上午，小暖自顾自地想，神情恍惚。这种状态终究没有逃脱从小玩到大的水水的眼睛，大概是心有灵犀，水水朝这边儿张望的同时，小暖也正巧仰起头朝水水看。



小暖想，这应该算是自己的初恋吧？虽然丢脸但还是要告诉水水的，让她知根知底，清楚颜离这个王八羔子到底是怎样的人，免得一不小心步了自己后尘。拿定主意，就着数学老师转身写题的空当小暖弄了张纸丢了过去。

因为后座，光线不是很亮，而且天阴，水水在地上捣鼓半天才找到小暖扔来的纸条，打开看，上边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：“颜离跟一女人有染，我是从他的手机短信上看到的。”

这还得了。水水急了，啪地一声拍着桌面站起身子，全不顾眼下正是上课期间，小腰一扭，拽着小暖旁座的颜离出了教室，“王八蛋，你是不是红杏出墙了？那个狐狸精是谁？”

颜离一愣，随即一脸鄙夷，“脑子有病吧？神经兮兮的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”

水水原本打算抽丝剥茧，从颜离的话里慢慢套出小三，不想这厮着实嘴严，手一扬，将小暖写给自己的纸条扔到颜离身上，“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吧？行，你丫继续装大尾巴狼。”

颜离只当那纸上写的东西无关打紧，轻扫一眼，不想一下槽在那里，正想怎么措辞，只听下课铃响，水水挽着小暖从他身旁扬长而过。

水水心想，这可是小暖第一次恋爱，怎么能这么让丫废了？心有不甘，于是扭头叫道：“那谁，您晚上可多悠着点。小离子不知轻重，别把你那对奶咬了下来。”说话间打邻班走出一花枝招展的女人，张口港腔，“妒忌？男人就喜欢有本钱的，你小身板够格？”

水水仍瞧着颜离，好一会儿，目光飘到那妖里妖气的女人身上，扁扁嘴，“我要是喜欢颜离，他早不要你了。你的奶大么？跟乳牛比呢？乳牛还会产奶呢！”回头冲着小暖一笑，表情妩媚得像个成年女子，“亲爱的，你瞧那姐姐的胸是不是下垂了？”几乎同时，水水拽着小暖冲下教学楼冲楼上喊，“小离子，看不出啊，你真个成了动物了？”

一个哆嗦，颜离从半人高的阳台上探出身子，“暖，我是有苦衷的。”

水水一把推开传达室的校门，冷笑道：“你丫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有苦衷的事海了去了。”说完，牵着小暖扭头出了校门。

8

“咱上哪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，是你拽我出来的吧？”小暖的声音柔柔的。

“不许拐带学生么？”水水一脸不屑，“就觉着跟颜离，还有那乳牛，觉着跟他们待一个地方恶心。”声音突然高昂起来，“那个贱人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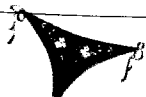
小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貌似被欺骗感情的是我，你生什么气呢？”说话间顿了顿，“咱们去源一吧。”水水点点头，没了声音。

众所周知，那是一家西餐厅。

9

很难想象此刻小暖是怎样忽然间胃口大开的，源一里的菜式仿佛流水席一般，鲜肉比萨也好，辣味鸭胗也罢，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，总之菜单上有的都一股脑儿地端上桌。按理说初恋便遭遇背叛，即使不痛哭流涕也好歹要装装样子表示自己很难过，奈何小暖全无顾忌，一会儿的工夫便将眼前的一盘水果沙拉消灭殆尽。

水水看着小暖的表情，觉着她神色安宁，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将颜离的背叛放在心上，这才举起叉子对付起眼前的比萨。才切开一个口子，眼角的余光便瞧见小暖的眼泪落下来，虽是龇牙咧嘴的吃态，可到底沾湿了胸前的餐巾。



大概是怕邻桌的看到，小暖擦了把眼泪又把头低下去，几乎是贴着自己的胸脯，一颗脑袋压得很低，像是什么都不曾发生，只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往嘴里扒饭，专心致志地吃那碗稀里糊涂饭。

水水瞧得心疼，琢磨着怎么着也得让小暖开心些，打个响指示意服务生点歌，还未开口，只听角落的音响里响起了《the rose》。

手岛葵的这首歌唱得无比轻缓，慵懒的声音对于刚失恋的人来说无疑是伤口上撒盐，饶是水水在此刻听起来也觉得跟灌入嘴里的毒药没多大分别，暗叫无语的同时也只能怪服务生放的歌实在太不凑巧。

《the rose》唱了没一分钟，水水邻桌的一哥们啪地一声撂了叉子，大声叫道：“没瞅见哥在处对象呢？放的什么歌？赶紧换咯。”服务生久经此道，哪里听不出这丫是想在女人面前出出风头，当即点头，“好的，请稍待片刻！”转身未久，李克勤的《红日》便打音响里迸出，歌声大作。

停了咀嚼，小暖看了眼邻桌的男人，摇摇头，望着吧台说：“能把音乐换了么？”

那哥们想是霸道惯了，张口骂道：“操，哥说话不顶用了是不？”把头一偏，望着服务生说，“你换一个试试。”

水水抄起桌上的玻璃杯起身，黑色的长发顺势垂在胸口，“你是太阳？地球非得围你转？”手一倾，满满的一杯柠檬水打男人的头顶泼了下去。这哥们的对象先是一愣，随后马上抽了纸帕在男人的脑瓜顶上抹，一边擦一边担忧地说：“王少，这，这可不关我的事。”

男人恼了，伸手要拽水水，不想一旁忽地蹿出七八个汉子。

为首的皱了皱眉，照着男人的肚子飞起一脚。余下的全不闲着，几个人一哄而上，拳打脚踢，分分钟工夫便揍得那人五官不全。末了，其中一人将那男的衣领拎住，推开店门朝着外边儿的沥青路一扔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操什么操？知道八荣八耻不？你打算操谁？就你这样的，打死十个都没冤假错